

■ 半日闲谭

◇ 黑陶

一杯家乡茶

茶,这天地间的自然精华,滋润着我,让我每天和家乡之间,有了潜在的、紧密的联结。



五点六米,树干胸围二点八二米”。此树周围,散生着万亩野生古茶树群落。眼前的这棵茶树,枝叶滋润碧绿,神情迥世独立。我须用劲仰头,才能看清它的冠顶。

像安徽的祁门茶区。有一年春天,为寻访明代戏剧家郑之珍遗迹,为着祁门的茶,我曾独自深入过祁门。郑之珍是祁门县渚口乡清溪村人,在清溪村一位叫郑怀怀的年轻人带领下,我找到密林中的郑之珍墓,还喝到怀怀家新做好的祁门茶。

还有江西福建交界处的武夷茶区。江西铅山县的河口镇,为古代一处大码头。此地出产一种红茶,人称“河红”,在友人处喝到,有特别的味道。

……

中国的好茶名茶实在太多,不过到最后,我还是觉得家乡宜兴的红茶好喝,那种特有的回甘滋味,特

别与我相契——这是家乡茶的品质使然,还是有情感性的因素存在,自己也不得而知。也许正由于此,当我读到徐秀棠老师《我爱宜兴红茶》中的这段时,有特别会心的感觉——“说起来也怪,有事忙忘记吃茶,会感觉头有点晕,不舒服,只要把红茶一喝就有明显的好转……觉得宜兴红茶暖胃,所以喝宜兴红茶就常态化了。”

在家乡,有几位乡贤本着对宜兴茶的热爱,自觉承担起一份责任,发起成立宜兴茶文化促进会,利用一切机会,大力向外推广宜兴茶,其诚感人。因为他们的缘故,我有幸认识若干致力于宜兴茶栽培、制作的茶人。其中,无锡市茶叶研究所的许群峰先生,可算是宜兴茶人的一个典型代表。他做的“丹凝”宜兴红茶,茶味醇正,汤色明亮橙红,喝了真是让人难忘!

那天,在群峰先生的山麓工作室,一窗绿色山雨的背景下,边喝茶,边听他谈茶,真是极大享受。其间,有两个细节触动了我。一个细节是物:在他巨大的茶桌上,有几枝硕大碧绿的新鲜野茶叶,群峰先生介绍,这是刚从江浙交界处的山路边顺手采来的。这几叶鲜茶,闻上去,有着既浓郁又清新的兰花香。另一个细节是话:他特别介绍了宜兴采茶时的“提采”手法,用这种手法采茶,可以小心呵护被采的每片茶叶,做到不伤茶叶——“一片鲜茶叶,如果被折叠,有折痕,就受伤了。用这样的鲜茶叶做出来的茶,肯定就不好喝了。”这句看似朴实的话语,深深震撼了我。

由许群峰先生的这句话,我联想到当代紫砂大家顾景舟教导徒弟打泥片时的要求:“此后每日敲打上千枚泥片练习基本功。按先生要求十三下拍平泥片,多打则泥片被打散,少打则泥片还未‘醒’。叠成一尺高,以弓割之,均要每片一样二点五毫米厚,中间稍厚边缘稍薄,先生曰‘磨刀不误砍柴工’……”

生活,工作在外地,现在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,就是烧开水,泡家乡宜兴的茶。茶,这天地间的自然精华,滋润着我,让我每天和家乡之间,有了潜在的、如此紧密的联结。

(人民日报)

■ 人生三昧

人间四月天

◇ 钱红莉

小区隔三岔五会有卖东西的人进驻。经过物业同意,在南门附近的空地搭一个棚子,白日卖货,夜间关起门来歇息,长则个把月,短则一周。卖稀奇古怪的牛角梳子、弹弓、痒痒挠;卖锅碗瓢盆、矿泉水、煤气灶;洗衣机、冰箱以旧换新……这些跟生活息息相关的日用品,走出家门便可买到,挺受欢迎。

最近,进驻了一对夫妇——代客现场加工蚕丝被。进出间,惹人停下脚步,细细打量。他们带来了无数蚕茧,以及一台神奇的机器。把蚕茧倒入机器,合上盖子,一会儿工夫,囫圇的蚕丝抽出来,白练一般亮眼,湿漉漉的……妻子一匹匹将蚕丝挂上衣架,晾在池塘边的绳子上。春风风大,一匹匹蚕丝徐徐地荡过来荡过去,诗意盎然。门口一张木桌,摆了一盆蚕沙,咖啡色,油菜籽粒般大小,桌边悬一张红纸,写一行黑字,大抵是讲,这蚕沙可以装进枕头里,给小孩用,祛毒、活血什么的。孩子好奇蚕沙是什么东西,当听说是蚕宝宝拉出的便便,惊诧极了:“便便不臭吗?”不臭!蚕短短的一生中,吃的是微甜的桑叶,排泄物怎么会臭呢?进而跟孩子讲,妈妈小时候放的那头牛,也是整天吃的青草,拉出的便便同样不臭。

蚕和牛,是世间的神物。

昨日买菜回来,经过他们的棚屋。许是时间尚早,生意寥寥,只有几匹蚕丝挂在屋内,丈夫不知去了哪儿,妻子则闲闲坐在池塘边的草地上,一棵一棵,耐心地择一堆蒲公英……她背后是一排柳树,春风微微地吹,万千垂碧悠悠荡荡。坐在草地上的她,像极一幅静物画,脸上流泻娴雅与安宁。这一幕,让我的心略动一下,有一份感动,隐隐道来。

人在春天里的这份安宁,多值得珍惜啊——这对夫妇自千里之外的外乡来,将孩子丢在老家,就为出门挣点钱,一年的收入就靠这些蚕丝了。生意清淡的时候,也不急,趁便在小区挖点蒲公英,焯水,凉拌,便是一道菜。挖蒲公英的时候,顺便赏赏景儿。

四月了,小区里的辛夷、桃、梨、海棠、紫荆、晚樱一齐在开花。他们的小屋边,有一棵木瓜海棠、一棵梨树,一树红,一树白,开得新鲜洁净,好看得很。她每天低头絮着一床床蚕丝被,再穿针引线地缝进被套里,颈椎酸了,抬头看看花,低头挖挖蒲公英,也是一种放松,顺便在心里想想乡下的孩子……

一个母亲在春天里想念远方的孩子,阳光也变得柔润了。

这对夫妇纵然漂泊着,有四海为家的动荡,但也可看出来,两人感情笃深,配合默契,从不相互埋怨。中国乡下有许多这样子的夫妇,一起出门闯荡,相互扶持。一年年地辛苦着,但心里是有满足的。生来恬淡,便不贪心。人无贪念,便会减少许多痛苦,不会身陷焦躁不安之中。一贯知足,自闲。

如今,在人们的脸上,很难捕捉到那一份遥远的闲适之色,尤其在城市,人们总是匆匆来去,上下班高峰,哪一条路不被堵得水泄不通,脸上普遍流露出焦虑、烦躁,不能有片刻的安宁——匆匆去接孩子,回家烧好晚饭,急迫地吞下,孩子最后一口饭尚在嘴里,便催促着他去书桌前……做大人的,连散步的空都挤不出,忙东忙西的,转眼夜深,躺倒于床,每一条骨头缝都疼,日复一日,总是陷入孤独无援的精神困厄……

在我们小区这对夫妇的脸上,那份“闲”似一只白鸽,久违地飞回来了,即便每天忙碌着,但还是让你感受到一种恬淡安适——他们的目标,也许就是在乡下屋基上盖起一座三层小楼,将来娶个好媳妇……养蚕是辛苦的,一夜无数次喂食桑叶,好不容易把蚕养大,收获了蚕茧,原本可偷懒拿去镇上收购站卖掉的,但为了能卖上好价,就再辛苦一次,勤勉地拉到城里,为人现做蚕丝被。

这一阵,进进出出间,看见他们,无比心安。他们相互爱惜着,朴素的感情如微风,吹得旁观者的心上起了涟漪,荡了又荡。春风吹在脸上,有时还有点寒意,但,也不碍事的啊,身边有那么多的花开,尤其红月季,如烟如霞,阳光一直笼罩着你,有人世的寂静安宁,如此平凡,又如此珍贵。

再过几日,他们将所有的蚕丝卖完,便要赶回家乡,重新养蚕,摘不尽的桑叶,喂不够的蚕宝宝……一年的生计都在这里了。生命就是这样的,一年一年的花开草长,一年一年的平凡日子,急不来,须一日一日地过。

人世的安稳,值得珍视。一年年里,春去春回——坐在南窗前,听一听柴可夫斯基的《第一钢协》,久违的安宁重新回来。窗外的香樟发了新叶,斑鸠领着一群儿女在学飞,戴胜在枝头跳跃来去,红叶李无声地开着,风来,浅粉的花落了一地……

(光明日报)



■ 生活浪花

◇ 张光勤

我隐约感觉老刘是要采取什么行动,便不无好奇地站在了他的身旁。

喧“女”夺“男”

春3月,跟老婆单位的退休人员一起组团结队到苏州旅游。

那天晚上安排的活动是坐船夜游古城河。在游船码头,检过票的游客簇拥着登上游船,但河岸上不远处的厕所前,还有排着大队焦急“卸下负担”的男男女女。我排在男士队伍。

男士的队伍,虽也拥挤,但还能正常移动;女士队伍,却总不见人员减少。是旅游景点司空见惯的现象。

这时,古城河码头上下,荡漾的粼粼微波中,灯光一片璀璨。身着鲜红旗袍的评弹姑娘,已怀抱琵琶端坐船头,拨几声弦丝,做演奏前的调弦定调了。我们团队的头儿已在码头吆喝大家抓紧时间登船了。

匆匆从男厕跑出来,我看到同团队的老刘正把住男厕大门,只让出不许进,也不向被挡在门外不明就里的男士解释什么。我隐约感觉老刘是要采取什么行动,便不无好奇地站在了他的身旁。

果然,老刘往男厕瞅了几瞅,看里面确实没人影,就大声招呼女厕门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的女士:“快,快!”同时高声“告示”着:“我给你们站岗!我给你们把门!”这急中生智的一招,妙!

“龙长”阵里的女士反应也真够敏捷的,她们鱼贯挤进男厕,有的还不忘向老刘伸起大拇指……男厕所里突然出现一点小小的骚动,有男士手忙脚乱一边系腰带一边埋怨着一边狼狽地往外冲:“还没彻底清场呢,怎么就进来了?”老刘有点蒙:“刚才我看里面没人了……”男士接话:“我在隔断里间呢!”老刘赶忙赔不是:“对不起,对不起!”边说边催促我们快去登船,并诚恳地向被挡在厕所门外的男士们解释:“不好意思,不好意思……”这时,才刚狼狽冲出来的男士却折返身又排在了男厕门口:“好家伙,我这还憋着半泡尿呢,刚才被吓吓得憋回去了,我还得再去一次。”

一众人等,忍不住哈哈笑了……

(北京晚报)

■ 仁智坛

◇ 建业

学英语没用吗

前不久,网红作者花千芳在微博上放言:“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,英语都是一件废物技能。浪费了我们无数人力财力,牺牲了孩子们宝贵的童年。”对此,王思聪对其怒怼。然后,二人在唇枪舌剑中,都使出了吃瓜群众所喜欢的下三路招式,达到了泼妇骂街的出色水准,引起一片哗然。

透过喧哗的表象,笔者发现这二位说到了许多人所关心的一个问题:即对当下大部分国人而言,学英语有没有用?毫无疑问,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,简单地讨论学英语有没有用,是很幼稚的。一种语言,首先代表了一种文明。而像英语这种能在西方诸多发达国家通用的语言,应该说是先进文明的载体。

是的,语言可能就是一层窗户纸、一块敲门砖。但是,假若你不好好学习、不正确使用,你的视野就会受限制,就不会明白人家文明世界是个什么样子。如果绝大多数国人都觉得英语是“一件废物技能”,那么,人家在高科技领域都制定行业标准了,你可能连“山寨”都不会——因为你连人家的说明书都看不懂。如果不学习英语,某些媒体从业者想看看国外同行的状态,取取经,都是痴人说梦,更不用说“山寨”来一堆电视节目了。

所以,某些人可别再故步自封,还拉着孩子垫背了——为什么现在的“双语”幼儿园那么贵?井蛙语海,夏虫语冰,都是洪水猛兽呀!

(今晚报)

■ 茶座

经典是浸润灵魂的

◇ 孙小琪



那年春节过后不久,索契冬奥会闭幕,电视转播了。中途,突然响起一阵打字机的声音,场内渐次展示了十几位俄罗斯历代文学作家的头像,厚如砖的大书随意地擦着,书页翻动,就像鸟儿的翅膀舒展地飞腾。现场音乐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,优雅,潇洒,也凝重。那音乐会说话,说很多很多话,无论脚下的土地有多少苦难和波折,我们还有美好和希望,欣赏这样的音乐,就有含泪的微笑。经典是浸润灵魂的。

俄罗斯的优秀文学作品,在世界文学史上熠熠闪光。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,一部描写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,五位年轻的女兵,遭遇几个武装的德军侵略者,最终,全都英勇牺牲了。小村庄,小山坡,桦树林,沼泽地。那几个姑娘,各有脾性,爱美,浪漫,总想着拥有的或已失去的或正要想着的爱情,对生活的向往简单纯真。战争残酷地夺去了她们如花生命,夺去了她们的一切。最美最柔弱最该被怜惜的,在你面前被粉碎了。小说问世半个世纪以来,被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,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等,广泛地传播开来。在我的记忆里,有时,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”甚至成了一种富含意味的语言。

前些日子上映的中国首部4K全景声歌剧电影,是由我国的艺术改编的,还是这个故事,国家大剧院优秀的艺术家们,把情节演绎得催人泪下。经典重现,是因为讲的是普通人的命运,于是从这里走向世界。

(新民晚报)